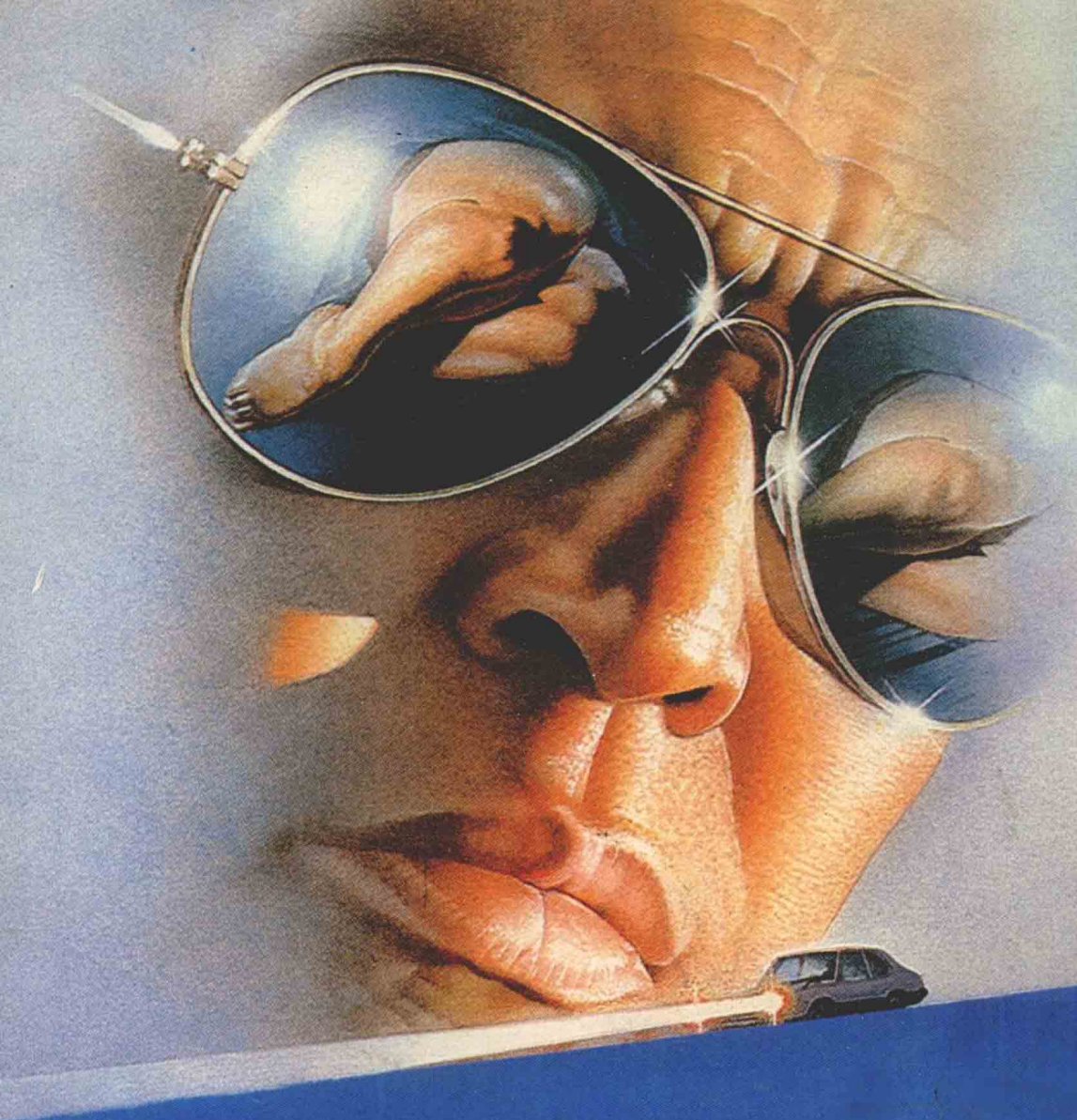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LAWRENCE SANDERS 著・余國芳譯

第一死罪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〇四〇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九六

第一死罪

THE FIRST DEADLY SIN ©1973

原 著：Lawrence Sanders

譯 者：余 國 芳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臺北市第 3300 號信箱

郵撥 0010426-9 帳戶

電 話：7168888

登 記 證：局版臺業字第 1059 號

編輯委員：張 時・彭 中 原・茅 及 銓

趙 爾 心・雲 菁・陳 昱 華・余 國 芳

林 靜 華・林 少 岩・种 衍 倫・施 寄 青

湯 新 華・麥 倩 宜・姜 恩 娜・謝 瑤 玲

主 編：余 國 芳

策 劃：施 寄 青

美術設計：吳 璧 人・顏 玉 惠

校 對：曾 美 珠・劉 秋 娥・鮑 秀 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基隆路 2 段 55 號

電 話：7071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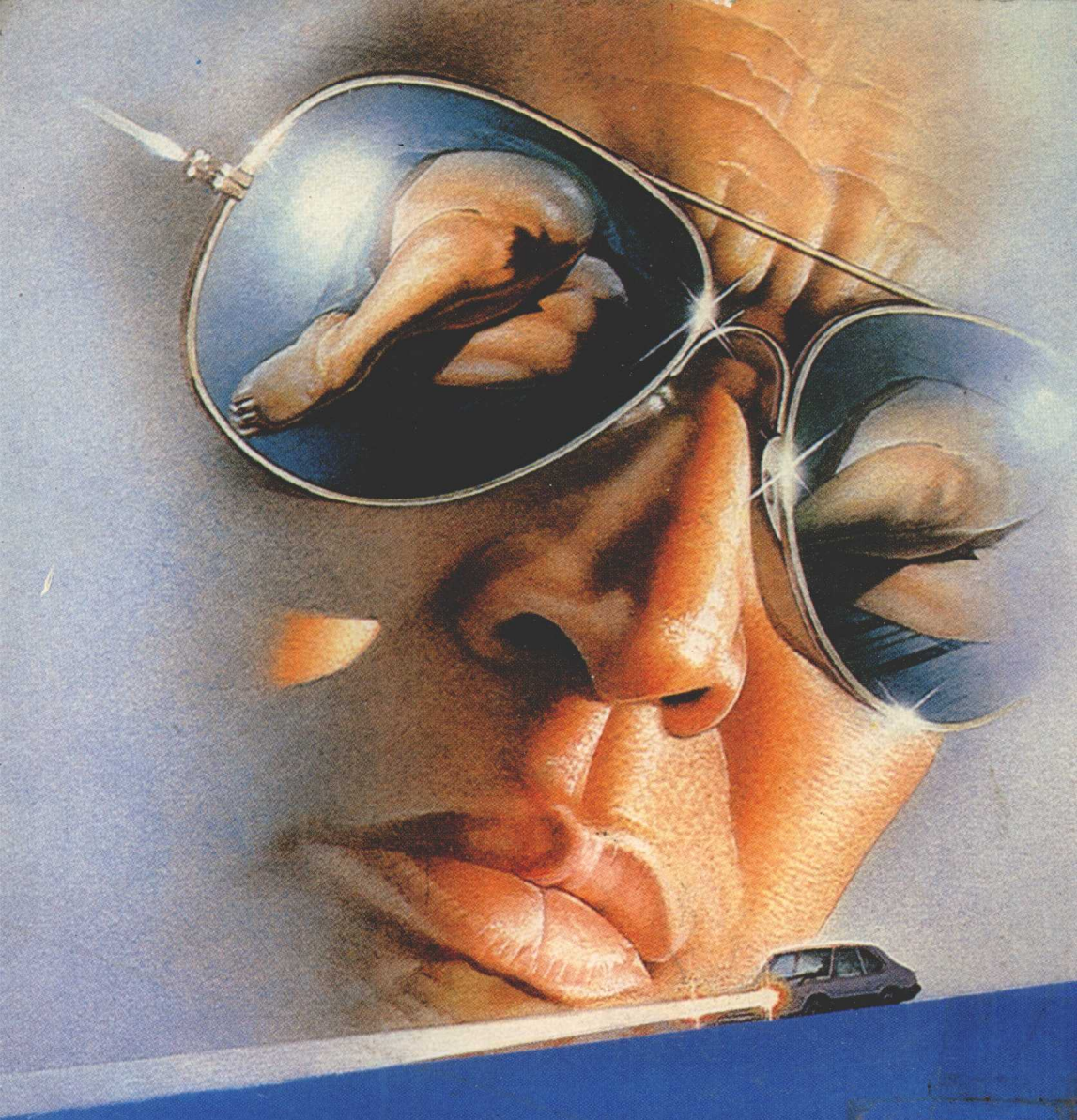
著作權執照字號：台內著字第28630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

第二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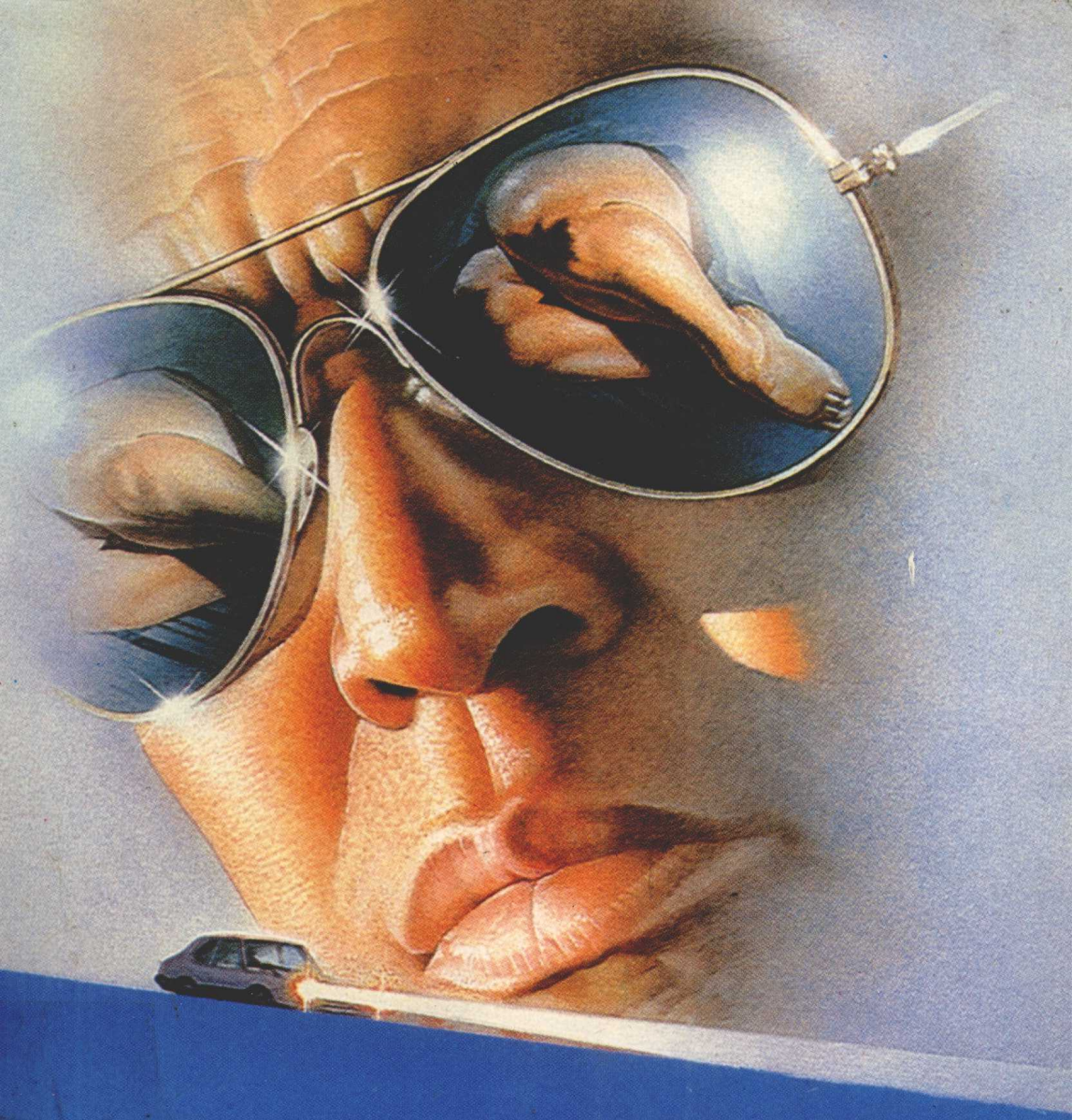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臺幣160元



LAWRENCE SANDERS 著 • 余國芳 譯

第一死罪



LAWRENCE SANDERS 著・余國芳譯

第一死罪

當代名著精選196

第一死罪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丹尼爾·布蘭克 (Daniel Blank)

——一家大公司的電腦設計主管。反應敏捷，思想怪異。

愛德華·狄雷尼 (Edward X. Delaney)

——紐約市警局二五一分局分局長。綽號『鐵彈』。耿直剛毅，料事如神。

孟山麗 (Celia Montfort)

——一個特立獨行的女人，對丹尼爾·布蘭克有無比的吸引力。

芭芭拉 (Barbara)

——愛德華·狄雷尼的愛妻。嫻淑可親，有愛心，有見地。不幸身染重病，危在旦夕。

蒙妮可 (Monica)

——一位和善仁慈、意志堅強的小婦人，令愛德華·狄雷尼極為傾心。

1

很靜。他躺在魔鬼岩的頂上，自覺得輕飄飄的迷失在空氣中。上方，是晶藍的透明穹蒼，嵌鑲着簇簇的浮雲，和那一大顆檸檬黃的日頭。

真是靜，都聽得見自己的心跳，和爬了半天石頭之後，逐漸調勻過來的呼吸。此時此地，可算得是天地間唯我獨尊。

他終於起身，四處一望，山岩下一片墨綠的樹海；在秋風中翻起陣陣波濤，間雜着幾許泛紅的浪花。望得見瀝青的馬路；生似一條鋼質的匹練，朝南伸向海邊。

空氣裏帶着秋天肅殺的味道，他恣意的貪飲着這股氣息；這才是隨心所欲的樂趣。

走到岩壁的一處隙縫，拉開腰際纏繞的尼龍繩，繩端繫着一只什物袋，裏面裝了一個三明治、一瓶咖啡、一只救護包、幾枚釘夾、一件汗衫，還有一支藏在袋子外頭的冰斧。

三明治是他自己做的，道地的全麥麵包夾上洋葱片、白蘿蔔和青番茄。

坐在平滑的花崗岩塊上，慢條斯理的吃喝起來，咖啡還帶餘溫，三明治新鮮無比。隨便飛來的一隻藍鵲鳥，向他清脆的吱喳兩聲，以示歡迎。牠停在岩塊上，無懼的望着他，他笑哈哈地扔了點麵包

皮過去，小鳥一啄，忽又丟棄，隨即振起翅膀，畫一道藍虹，消逝了踪影。

這一頓餐點解決後，他收拾好殘餘物資，便以什物袋當枕，躺了下來，側轉身，拱起背，勾攏腿，打算小睡個半點鐘。他很快睡着了，夢裏，見着一個無毛無髮的女郎，生像是一隻男人寬大豐厚的巴掌。

半小時一過，他果然醒來，點起了一支烟。白日將盡；得趕在天黑以前，離開公園。不過，抽支烟，定定神，喝它一杯冷咖啡的時間，還有的是。

離婚是最近的事，他不在乎；在乎的是和姬姐分手後切身的一些問題，這些問題才令他狼狽不堪。就像在玩一幅圖片不完整的拼圖板，對於整個畫面簡直毫無概念。

摘下登山帽，讓剃光的頭顱完完整整的曝露在逐漸淡去的陽光下。然後，他的十根手指便按上了自己光滑的頭皮。

離婚手續（在墨西哥）剛剛辦完，和姬姐分居却已將近兩年。兩人分居不久，他就去剃成了光頭，同時貢下兩頂假髮。一頂（常春藤式）專供上班及正式場合用。一頂（威尼斯式）小捲的黑人頭，是居家宴客，或平常外出時使用。兩頂假髮的顏色都和他本來的髮色相同，深褐色。

其實，他自己的頭髮從廿四歲起，就有童山之勢。到卅三歲，與姬姐離異時，前額已退成明顯的『寡婦尖』，但還不至於全禿。剩餘的頭髮依舊豐茂油亮。

是他堅持剃光頭，戴假髮。理髮師都勸他大可不必：保留真髮，再覆上假髮，（先生，天衣無縫哪！絕）對瞧不出一絲破綻。他執意要剃。

在爬山、游泳，或是一個人就在家裏的時候，他定規是恢復本來面目，而且還因此養成了一種——跡近神經質的習慣——用手指頭摸、按、壓他那顆光不溜丟，却又陰謀重重的腦袋殼。

重新戴穩了帽子、手套，準備下岩壁。他先把什物垂下去，尼龍繩的一頭仍然扣牢在他的腰帶上，帆布製的腰帶很寬，形式與高樓清潔窗戶工的配備相仿。

魔鬼岩的裂縫，等於是一道垂直的烟窗管，最底下的寬度是四呎，愈往上愈窄；到頂端，裂口的

空間個就祇夠一普通人容身的量。

攀登的人必須背貼着一面岩壁，球起膝蓋，腳底踩着另一面岩壁，將就着向上挺進。這種姿勢全憑腰力和腿力，沒幾分真功夫，非栽下來不可。

邁出的腳步要小，一步踣穩了，再踏第二步。肩膀也是『走路』的架勢之一——右肩、左肩、右肩、左肩的向上推。最要緊的是兩腿的力量，決計不可鬆弛，否則，可真是失足成千古恨。

裂口延伸到六十五呎高的岩峯時，攀的人兩腿更彎，膝蓋幾乎頂着下巴，挪一步祇得幾吋的距離；再往上，就該以膝代腳的向上蹬，直到抓住前人好心留下的兩枚打進石壁中的鐵鈎，藉着鐵鈎的力，硬生生的把自己提上去，翻到平坦的岩頂。

下來更難，不過經驗老到的高手絕不會出差錯。祇要先抓牢鐵鈎，身體自然滑下來，再以同樣的姿態：膝蓋撐着一面岩壁，背貼着另一面，慢慢的慢慢的『走』下來。愈往下愈寬闊，不久就可以腳底板抵住岩壁，踏實的降到地面。

現在，時值九月，魔鬼岩沐浴在淡稀稀的夕陽裏，他開始由煙囪口往下降。

他兩膝一彎，作深呼吸，放開鐵鈎，人便卡在了空蕩蕩、幽暗的縫隙之間。他再撐起兩手，爲的是減輕雙膝的負荷。就這樣手膝並用的往下行。

裂口漸漸開闊，到了可以腳踣的地步，他便加快速度，騰、翻、扭、轉，使盡渾身解數，終於踩到谷底。

歇息過五分鐘，透口氣，才將尼龍繩收攏，挑起什物袋，越過大石塊，穿過草地，順着沙石路走向管理員的小木屋。

上了年紀的公園管理員一眼就認出這個不聽勸戒，非要單獨攀岩的遊客。他氣惱的把登記證甩在櫃台上。那名固執的遊客就在『出』的一欄裏簽下了離開的時間，和姓名。

他的名字是丹尼爾·布蘭克。

2

離婚協議書上註明了這麼一條：四門別克房車劃歸姪姐。所以，丹尼爾名正言順地再爲自己買了一輛雪佛蘭強馬力高速跑車。車快，罰單自然跟着來。兩次超速的紀錄，罰款都已繳足，他惟恐再加一次，駕駛執照就難保了。

這一刻，他立在車門邊脫掉了帆布夾克、毛線衫、T恤，打心眼裏猛讚車身的造型，明艷、十足女性化。用毛巾拭乾了頭、臉、脖子和整個上半身的汗水。將晚的涼意絲絲沁入肺腑，令他心神大爲舒暢；艱鉅的攀登，清淡的飲食；在在都使他意興飛揚，絕對可以作再一次的出發。

丹尼爾相當高，六呎過頭，而且瘦。高中、大學時候，他一直是游泳、高欄、網球，這類個人單項競賽中的一把好手。充分的體能活動賜給了他強健的體魄。肩、胸、腿各部份發育良好，手腳狹長，手指甲、腳趾甲永遠整修得乾乾淨淨。

離婚後不久，他做了一次自我的『生理探勘』；對着浴室門背後的長鏡，仔細的觀察了身體上每一個部位。他很快發現許多老化的現象：下巴鬆弛、肩膀下塌、小腹突出。

刻不容緩的，他嚴格地執行起節食與運動的減肥課程。先買它幾本營養學與健身書籍，仔細讀，切實記，力求立竿見影的效果。

丹尼爾絕不是不可理喻的減肥狂熱派；他不忌烟酒。祇不過酒量減半，烟則改吸無尼古丁的乾萬芭葉烟。食物方面，儘可能少吃醃分、澱粉、蛋類、生肉、乳酪食品，多吃新鮮的蔬果、煮熟的魚、沙拉、現榨的檸檬汁。三個月之內，他就減輕了廿磅。

加上早起後與臨睡前各卅分鐘的健美操。健美操採自芬蘭體操專家的教材；課本上的示範照片全是一個個年輕的金髮女郎。關於這點，他認爲無關緊要，要緊的是運動的本身，這些操練項目增加了他身體的柔軟度、彈性和線條美。

腰圍已縮減到將近卅二吋，腎寬胸擴，標準的『鐘漏』體型，膚色轉變得紅潤光滑，歲月就此爲他停留。

同時，運動也爲他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，乳暈色澤加深，容易興奮；不過，這些他自以爲『無傷大雅』的後遺症，倒並沒有令他產生任何不愉快，反而有一種自然的快感；尤其是在穿上緊身長褲的時候。

到末了，連一直困擾他的老毛病，腹瀉，居然也不藥而癒。也許是因爲節食，也許是靠運動，也許兩樣都有份，總之，他的腸胃功能已經完全正常。

現在，他換上乾淨的絲絨襯衫，發動引擎，上大路，駛向曼哈頓。

收音機的音量旋到最低，車速逐漸加快；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。兩旁的樹木、廣告板、朦朧的屋影，都在向後飛縱。

他喜歡開快車。不止是滿足一種權力感，更有一種操縱孤寂的勝利感。

此刻，是週末的晚上；大路上盡是湧入市區的車陣。他煩躁起來，走巷穿弄，抓穩方向盤，能鑽則鑽、能闖則闖。

上了大橋，連續的燈號、卡車、公車，令他不得不減速慢行，向南上九十六街再折往東，屬於他的這個都市，便十分的靠近了。

這是一個章法大亂的都市；一個面臨死亡却麻木無知的都市；街道上藏污納垢、空氣裏盡是污染、青少年沉迷毒品不能自拔。

有一名小餐館的老闆被人宰了，就因爲他拿不出蘋果派。一名法國觀光客白晝被搶，而且當街射傷。一名懷孕婦女在地下鐵車站上被三個人輪暴，時間是上午十點半。安炸彈、潑硫酸、炸使館、毀銀行、轟教堂；嬰兒被毒打致死、公共設施亂遭破壞，好好的大理石碑上噴刷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髒話、動物園裏的小動物被無情的屠宰分屍。

屬於他的這一個歹毒瘋狂的都市便以它慣有的特異舞姿，像瘟疫般的滑刺近來。已經變色的太陽